# 热席上的幺妹

由于改革开放的浪潮逐步渗透到了西北，所以当Y 县大街上，也出现了许多语言各异、不清楚从哪些地方来的

靓丽女人和姑娘时。处于好奇经过暗地里打听才得知，原来她们都是靠下面那张嘴挣钱，现在时髦的名字叫「小姐」。

唉！不明白还稍微好些，一旦明白了她们的真实身份后，我那孽根就像黄鼠狼嗅到了鸡的气味一样，立刻就不安分

了起来。自己心里虽想亲近那些小姐，可由于和她们不熟悉，贸然上前搭讪万一遭个白眼，对我来说总是大丢脸面。

而我花心的种子，自从在小个女人那里食髓而知甘味后，由于决心始终表现在了嘴上，一点也没有落实到龟上。现

在有了这么多适宜于快速成长的土壤，它不发芽开花结果岂不是成了咄咄怪事。尽管小个女人那里的五个货我都肏

了个遍，可心里始终满意的也只有王芳一个人，其它几个也不过是蜻蜓稍微点了一下水而已。王芳一回老家后，到

县府路北面逛的次数随即就少了许多。当时间一晃进入八月，Y 县的气候也随着变得越来越燥热。一天中午，我下

班急匆匆上街，准备到寇老二所在的饭馆里面，去买他那调的汁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的面皮时，无巧不奇的快到

Y 县大十字处，迎面遇上了小个女人。小个女人一见我像碰到财神似的，立刻将我拉到了一座楼的拐角处，因为一

段时期的频繁交往，跟我已经非常熟悉，所以一张嘴立刻咧了老大，满脸挂着甜腻的笑说：「哎哟，我的老哥呀！

你咋好长时间不去我那里了？」我信口雌黄地编造自己回了一趟老家，才来了没几天后，又接着说：「你那里的小

姐我都肏了个遍，除了王芳听话、乖巧懂事还可以外，对其它几个我没什么太大的兴趣，你说去了能干什么？」小

个女人左右瞅了瞅，就开门见山的说：「老哥，自从王芳走了，我知道你对那几个不感兴趣。现在从四川来了个十

七的小姐叫幺妹，个头虽不高嘛！模样长得还可以，就是价钱稍微贵了那么一点，包括我的介绍费一共是五十 .你

如果心里想肏一下，我现在就领你到她单独住的房子去咋样？」我手指了指天上火辣辣的太阳，挂着一脸苦相说：

「你也不看看这天，就像热死贼的一样。假如再趴到那个幺妹身上肏着一出劲，岂不是汗都把人流的受不了了吗？

况且我还买上面皮，回家吃过了要睡午觉。她屄的里里外外又不是用金子镶出来的，我的钱又不是弹弓打来的，凭

什么要掏一倍多？」小个女人马上瞥了我一眼说：「哟……！天气再热，还能热死人？汗流得多了好啊！滑唧唧的

肏起来才带劲。三棰两棒子肏完了稍微洗一洗，回家吃过面皮了睡午觉，眼一眯就过去了。幺妹钱要的是有些多，

可一份货一个价，人家才从老家出来卖屄时间不长，你去看看她以后，再决定肏不肏咋个样？」反正自己是贪得无

厌的猎艳者，小个女人是皮条客，彼此又都是过来人，对她就是说些过头话也无伤大雅。所以口无遮拦的当即调侃

道：「啧……！看你把话说得就像吃了灯草灰一样容易，我就是肏你，也没有这么轻巧啊！」小个女人的瓜子脸立

刻一红，杏核眼很快斜乜了我一下说：「老哥喜欢的都是那些漂亮小姐，我一个老白菜帮子哪能瞅在你那眼里？尽

管我俩认识了这么长时间，背地里也听她们说你的龟特别粗长，肏起来花样还非常多。心里虽然也偷偷想尝一下到

底是个啥滋味，可就是见了面不好意思吭这个声。现在你既然这么说了，看啥时方便了肏一肏我？」想不到本钱好

了也有人心里时常挂念，我由不得沾沾自喜的同时，嘴里自然把话丢了出去说：「还不是那几个卖货，在你跟前胡

吹我的龟罢了。其实它只不过长得比别的男人，稍微粗长那么些而已。你既然偷偷在想又不好意思说，我满足一下

你倒可以，怕就怕给来个狮子大张嘴，也要和那些货们同样的钱？」小个女人马上向我抛了个媚眼，扭着水蛇腰半

撒娇半嗲笑说：「哟…！老哥咋把我说得像她们那么贪心呀？只要你真有那个意思，肏就肏一下呗！要那个怂钱干

啥？只要你的龟确实能把我肏舒坦，以后多肏我介绍的小姐，那几个钱不就随便来了不是？」我看小个女人已经春

色盖脸，两腿也并拢在了一起开始来回磨蹭。就左右观望了几下，见旁的人没有注意我俩就说：「还是你脑子灵活

会做生意，话说的也合我心意，看你那个急猴样子，就好像马上肏一次了才行。

可你家那么远，况且还有好几个小姐在，我就是现在满足你一下也没地方呀？」小个女人刚听我说完这话，立

刻笑得像拾到了金元宝似的说：「老哥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其实那个幺妹住的地方就是我租的，而且离这里没几步路。

房子一共三间在楼上，除了两间已经有小姐住以外，目前还空着一间。要不我俩到那空房间，三下五去二的把事办

完以后，你再买上面皮回家吃了睡午觉，看啥时有空了再肏幺妹也行。」话再说已经多余，我向小个女人点了一下

头，跟她到了租用的房间里。小个女人刚把房间门一关，往床上一坐就急不可耐地说：「老哥，我能不能先看看你

的龟了再肏？」我笑吟吟地白了小个女人一眼说：「我的宝贝可不轻易亮相，一亮相你假如爱得眼睛里往外冒火的

话，这么热的天，房子烧着了可怎么办？这样吧！你衣服全脱了趴在床沿上，我从后面肏上一阵子了，你再说说具

体感受怎么样？」小个女人脸上挂着疑惑，不屑地撇了撇嘴说：「啧……！那又不是土地爷的龟\_\_\_\_神棍棍，它还

能把我肏得飞上天去？」我贼笑了一声「将军」道：「你到时候飞不飞上天去，现在我怎么说都是白搭，等你试过

了就会清楚。如果你还吭吭叽叽的不照我说的那么去做，我可就去买面皮了。」小个女人无奈地瞅了我一眼，一面

脱衣服往床沿上趴，一面嘴里嘟囔：「咋叫你肏一下都这么不利落，愧你还是我那里的常客，这点面子都不给。」

我依然咧嘴笑道：「只要你照我说的办，不要说面子，里子我都会给你照顾得踏踏实实，以后还没话可讲。」小个

女人再没有吭声的在床沿上趴好，我将她粗短的两腿架在了肩膀上，手抓住突突直跳的大腿根，往自己身前使劲拉

了一下，使她整个脸部和乳房都落实在床铺上，手指分开被黑油油浓密阴毛遮掩的大阴唇后，除了看到耷拉得很长

的两大片深褐色小阴唇，一个小葡萄似的红艳艳圆润阴蒂外，屄口周围还糊满了不少絮状的乳白分泌物。小个女人

将脸偏转在床铺上，扭动了一下身子埋怨说：「老哥，你要肏了就赶快肏，这个姿势我感到特别吃力。」我嘴里说

着「就好就好」，手把长裤和裤头一脱，用脚拨拉到远处，将已经怒气冲天的龟，在小个女人微微抽搐的屄口稍微

研磨了几下，然后屁股往前用力一挺，只听「咕唧」一声闷响，龟立刻在她屄里面消失了个无影无踪。只听小个女

人杀猪似的尖叫了一声，一大股浊黄色的尿水，「哧」的一声激射到床边地上后，她也粗重的喘着气说：「好我的

老哥哎！你也不知道体谅一下我能不能受得住，就把烧火棍似的龟，像使劲捣蒜一样，一点不剩的都肏进我屄里去

了。噢哟……！现在屄里面塞得满当当不说，屄心子还捣得特别麻，屄就像已经肏通了一样，心都揪在了一起在乱

晃。噢哟……！你这龟简直太凶了。」我装聋卖傻的没有吭声，只是将龟完全抽出小个女人的屄外，接着再连根送

往她屄深处，双手由外向里环抱住她大腿，像抬担架似的快速肏了十几下后，她屄里面翻江倒海的抽搐了起来时，

嘴里也大声哼哼着说：「噢哟……！自从生了两个娃娃后，男人这几年春节从建筑工地回家就不咋肏我，就爱肏那

些他看得顺眼的小姐，我当下认为自己没龟的指望了。想不到今天运气真好，你终于把小姐们夸的大粗龟，肏进我

闲了半年多的屄里了。噢哟……！老哥的龟实在凶得厉害，我男人的龟虽然粗细和你差不多，可就是没有你的龟头

这么又热又大；长也没能把我肏得心揪在一起。老哥哎！大热天的你这样肏也有些费劲，能不能你躺到床上，我好

好看一看你的龟了后，我在上面肏咋个样？噢哟……！舒服得我骚水都从屄心子里面冒出一大股了。」大热天满负

荷的不断用力冲刺，毕竟耗费了我不少精力，小个女人这么一说真是老和尚敲钟\_\_\_\_巴不得一声。我立刻停止了龟

在她屄里面的抽送，放下她微微颤抖的两腿，擦了把汗一面往床上爬，一面气喘吁吁地说：「你肏也行，但我喊停

的时候一定得停，因为我不想今天射精，留的足足了好射在那个幺妹屄里。

另外射了精吃凉东西会得病，你不清楚我碰上你时要准备买什么吗？」小个女人伸手拿过床头放的一卷卫生纸，

撕了一长条后蹲在地上，一面岔开两腿擦着她屄里面流淌出来的分泌物，一面很信服的向我点着头说：「通过老哥

今天这么一肏，我已经知道你不但见多识广、有能力，而且说话肯定有根据。其实我也怕射到屄里怀孕丢人，要射，

你还是射到小姐的屄里面好，因为那样才能说明你虽然四十左右年纪，龟上的本事，比起小伙子来一点也不差。」

我继续擦着脸和身上的汗，眼睛却不耐烦地瞪着小个女人说：「现在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，再说那些没有盐的淡话

有个龟用。要肏了你就赶快肏，肏完了我好买上面皮了回家，家里老婆、娃娃还急等着要吃哩！」小个女人看我神

色已经不悦，赶忙丢开了手里擦屄的卫生纸，爬上床蹲跨到我腿裆里，一手扶住翘立的紫红色龟，两指分开她耷拉

的深褐色小阴唇，身子猛然往下一沉，紧随着「咕唧！咕唧」的声音响起，我双手也握住她胸脯上欢快跳动的椭圆

状乳房，由着性子揉捏了起来。我看小个女人肏得脸上汗水直流，乳房也被自己蹂躏得到处都是红印，整个神态却

是眉飞色舞，没有任何不适应的表情时，禁不住地戏谑她说：「哎，我刚肏进你屄里时，呲牙咧嘴的说我不知道体

谅你，现在怎么像个馋嘴猫一样，龟完全被贪污进去不说，动弹起来还这么凶？」小个女人用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，

嘴里虽然在急促喘气，杏核眼里却洋溢着欣慰的笑意说：「不烧高香，咋能请到你这好佛？有这么一个雄赳赳，气

昂昂的粗长龟肏，我不好好享受一下咋能行？再说过了这个村，下一个店还不知道啥时能碰上。咋啦，我动弹凶了

你是不是容易射精？」我在小个女人圆润结实的屁股上，用力拍了一巴掌，随着她屄里面的肌肉猛一收缩，一大股

阴精喷射出来，自己的龟感到了一阵爽意的同时，少不了就说起了大话：「火车不是推的，牛皮不是吹的。凭我身

体和龟的持久能力，收拾你还不是咳嗽几下的事。你能了再肏一阵看，保险会成个皮耷拉嘴歪的样子。」小个女人

笑眯眯地点了一下头，又接着肏了三十几下时，随着身子像得病了似的乱抖，屄里面的剧烈抽搐，连续几大股烫热

的阴精喷射在我龟上后，她也脸色赤红的瘫在了我身上，气喘如牛的说：「噢哟……！老哥，还是你说的对，我现

在实在肏不动了。你如果想肏了就肏上一阵，不想肏了这一次先结束，有机会了下次再肏好不好？」到了此时我少

不了的又戏谑小个女人说：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神棍棍有多厉害，以后有漂亮的年轻小姐了可要先想到我。表

现好了还会有下次，假如表现差的话，你也知道条条大路通北京，Y 县那么多的小姐满街都是，我就不信有了钱肏

不上她们？」小个女人很信服地飞扬着眉毛，刚说了几句：「你的龟肏起来就是像当神仙一样来劲，天上已经飞了

好几次。到现在我屄里面都在动弹个不停，屄心子也像肏酥了一样特别舒服」时，外面「咚！咚！咚」的几声敲门，

虽然响声不大显得很轻微，却像惊雷似的在我耳畔炸响后，自己那个跳动的心，犹如小个女人被我刚肏进屄里面时

那样，立刻揪在了一起时，频率也比往常快了许多。就在我的心像敲鼓一样，忐忑不安地「扑通！扑通」急跳，外

面门上又不知好歹的「咚、咚、咚！」敲了几下，接着一个四川口音的女声嘟哝了几句：「撒尿路过听房子里面好

像有响声，是不是红艳姐在干啥子？敲了老半天怎么不吱声和开门？」后，随着一阵脚步声的离去，小个女人紧收

缩成一条的热屄，随即将我的龟像嫌疑犯一样，由严加看管变成了完全释放。紧跟着小个女人也长出了一口气，用

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轻轻拍着湿淋淋的胸口处说：「我还以为是哪个杂种，知道我俩在干啥通风报了信，派出所

的人跑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是幺妹这个小卖屄，没龟肏了屄痒得在乱敲门呀！」这时我的心，也从悬着的嗓子眼落

回了位置，恢复了正常跳动后，我一面从小个女人屄里面抽出软缩了的龟，一面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嘴里由不得地

恶狠狠骂道：「真她奶奶的扫兴，肏个屄都不能让人肏顺畅。

如果我正在要射精的那个紧要关头上，小卖屄猛然间这么一敲门，如果把我吓成阳萎的话，老子非把她收拾得

知道马王爷到底长了几个眼才行。」小个女人也非常不满地接茬说：「就是嘛！本来我舒服得趴在你身上，想好好

缓一缓了你再肏一肏今天就结束。结果叫这个屄一骚扰，兴趣当下也没有了。到时候收拾她你心放狠些，不然这些

爱吃辣子的小骚屄，假如不肏得让她夹不住尿的话，她们就牛屄烘烘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。老哥，话虽然这么

说，只是我俩啥时再消停肏上一次呀？」我在小个女人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说：「还说人家是小卖屄，我看你才是个

大骚屄哩！要不然才肏了一次，骚水都没有擦洗，就急着盼下一次了。另外幺妹叫你红艳姐，虽然我经常到你那里

去，到现在真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？」小个女人嘴一撇，不满地杏核眼瞪了我一下说：「老哥每次去都是忙着肏

那些小姐，哪里顾得上问我叫啥？我姓陶，全名陶红艳。这还是生我的时候，正好南城墙外那些果园里的桃花盛开，

我爹本来姓陶，就取名叫我陶红艳了。」我也瞪了陶红艳一眼，假装生气地数落她说：「你再用眼睛瞪我，小心我

把你那贼珠珠挖出了当尿泡踩。哼！真是海水不能斗量，人不可面相。名字起得倒很好听，而且还长有一副慈眉善

目相，本应该是个敬老爱幼的良家妇女，现在怎么做起拉皮条的生意时，脸都不知道红一下？另外我还有一个事情

想问问：你到底是怎么把她们收拾来的？」小个女人不好意思的向我咧嘴一笑，伸手拿过床头那卷卫生纸，撕了一

长条折叠几下后，一面低头给我仔细擦着龟和卵蛋，一面小声对我说：「老哥，咱们认识了这么长时间，刚才俩个

人又美美肏了一次，我也就明人不说暗话，有啥全给你说给算了。我原来是南城墙外一个富农的女儿，因为相貌长

得还比较可以，76年刚满十八岁时，就嫁给了城里同样出身不好的现在这个男人。公公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得有

了内伤，嫁过来还没两年就去世了。婆婆原来就有严重的妇科病和身子半瘫，公公一去，她也病怏怏的全靠药罐子

养着半条命。当时的日子，过得可真比黄连还要苦，住着两间不大的破旧房子，男人是个独苗孝心又重。等到我和

他端屎端尿的照料婆婆，文革中被没收的那院房子退还回来后，唉！婆婆又眼睛一闭蹬腿走龟了。你可以想想看嘛！

男人整天得跟建筑公司各个地方干活，娃娃得我洗衣做饭，放学回来看着写家庭作业。靠男人挣的那么几个怂钱，

大小几个嘴随便一张哪有个够啊？眼看着一个大院子里，就我和娃娃几个进进出出，白天和左邻右舍的女人谝一谝

还可以，尤其到了晚上睡下以后，男人又不在跟前。有时候觉得屄实在痒得招不住了，也只能用指头或者茄子、黄

瓜的啥东西戳一戳了解一解心慌。你也许觉得我特别骚不说，这样做还很贱，可你肏了这么多年女人的屄也知道，

她们需要的是又硬又烫，肏起来就像要把人肏得上了天一样舒服，哪怕肏过以后在炕上睡三天，才能缓过些劲来的

龟了才行。可我当时害羞面子薄，想找个看得上的男人肏一肏吧！

又不好意思张那个嘴。所以就只能这样作贱着自己打发光阴，有时候急了以后，在肚子里还把我男人偷偷骂上

好几声。后来一个做家具的浙江小伙子，给我家做大立柜时，他看我模样长得俊俏脾气又好，一天下午趁娃娃们上

学不在，按在炕上使劲肏了一次后，就给我出了个点子说：「你院子这么大，房子也不少，为什么不找上几个外地

的年轻漂亮女人或者姑娘，住在你家卖屄挣钱的同时，顺便收些房租和介绍费呢？我们那地方这样干的人很多，假

如有你家这么好的方便条件，钱早就挣大发了。‘我一听当时虽然没吭声，但在心里也感到这主意确实不错。所以

等浙江小伙子做完大立柜，少不了又肏了好几次，离开Y 县到别的地方干活。我等天黑娃娃们都睡了后，在火车站

候车厅的里里外外，东张西望地开始了乱转悠。如果瞅到模样长得比较可以，看起来是出外打工没门道，下车又显

得愁眉苦脸的年轻女人或者姑娘时，先装好心人拉她们到我家里去吃住，等熟悉得差不多了就把话直接挑明。尽管

她们开始还扭扭捏捏地不咋愿意，可等我费了不少唾沫星子，经过比前比后的好一阵劝说后，大多数也就同意卖屄

了。」我刚想插嘴问问陶红艳，她容留小姐卖淫就不怕公安抓时，眼睛一瞅手表已经快到一点了。「哎哟」了一声，

急忙穿起裤子对她说：「你看！光顾了听你谝这些事，家里的人肯定都等疯了。现在你悄悄拉开门，看外面没人，

给我指一指幺妹在哪个房间住以后，我有工夫了再去肏她。陶红艳也一面穿衣服，一面红着脸过意不去的说：」这

么热的天气，确实把你给忙坏了。耽误了你买面皮不说，回家去还得受一阵子老婆、娃娃的埋怨。其实还是幺妹骚

扰了一下，要不你现在也快到家了。老哥，你再想肏我了，就早早打个招呼，肏幺妹时，你可得放开本事了往死里

肏，肏完介绍费直接给她，她有空了就给我。我估摸她等一阵子还会来，来了我把你长得啥模样给她说清楚，免得

她到时候没有思想准备。「陶红艳说完这些话，轻轻拉开门探头看了看外面没人走动，给我指明了幺妹在哪个房间

住以后，我立刻像窃贼一样，蹑手蹑脚地溜到了大街上。等我顶着热烘烘的太阳回到家里，向老婆和孩子编了个下

班有些迟，今天买面皮的人又特别多的大圆筐，总算搪塞过去后，吃过饭头立刻栽到了枕头上。

过了两天正好是星期天，我一直睡到八点多起来。吃了早饭，对老婆以到外面去转转为借口，慢悠悠地在大街

上乱溜达了好一阵时间，觉得热辣辣的太阳，晒得自己有些受不住后，贼头贼脑地就溜到了幺妹住的那间房门口。

当我轻轻敲了敲门后，里面就传出她的询问声：」你是哪个？」我怕惊动别人知晓，于是小声回答说：」我是陶红

艳介绍的一个客人，究竟是哪个，你开门只要一看就会知道。「接着听幺妹在里面说了声」你稍等一下，我穿件衣

服就开门。「就这我还怕被突然出现的人看到，躲到楼梯的拐角处伸长脖子，见一个蓬松着长发的瓜子脸姑娘，打

开门探头向左右张望时，才露面走进了她房间里面。当幺妹端详了我好几眼后，脸上立刻露出笑容说：」你大概就

是红艳姐给我说的那个人？听说嫌我钱要的多，心里还不愿意和我耍是不是？」我绷着脸不置可否的」嗯「了一声，

坐在幺妹床边点燃烟抽了起来时，她顿感没趣的低头收拾起了自己凌乱的床铺。自己虽然抽着烟，贼眼却上下斜瞅

起了幺妹。见她只穿一件湖绿色睡衣，撅着收拾床铺的屁股又圆又翘。个头虽然和小个女人差不了多少，也就一米

五过的样子。从侧面看她长发掩遮的脸色白净细腻，小巧的鼻子长得很挺直，黑亮的眼睫毛长而浓密。如果她弯腰

收拾床时，从系得不怎么紧的睡衣前襟处，立刻会颤悠悠地露出多半顶端是红葡萄般鲜嫩乳头、没带乳罩的两个梨

状白皙乳房。幺妹收拾好了床铺，转身狡黠地望了我一眼，说：」你趁机把我偷看了这一会儿工夫，该也认为我长

得还可以吧？」我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，说：」模样长得还可以，就是价钱贵了许多。我也不清楚你为什么要那么

多，是不是服务特别周到？」幺妹向我嫣然一笑，立刻露出了两个小虎牙说：」啥子叫『特别周到‘？」我当下张

了个海口说：」『特别周到’就是满怀热诚地为顾客全方位服务，什么动作都可以来，而且还不能找任何借口推辞。

否则比你漂亮的小姐现在多的是，少了你地球照样转，我只要舍得掏钱，想肏哪个还不是随便一句话的事。「幺妹

倒很爽快地笑了一声说：」这些我都能完全办到，就怕你虚有红艳姐说的那个名，到时候自己鸡巴不行，把我搞得

上不上，下不下的挂在半空后，不但不能说半句我没服务周到的话，临走钱还不能少上一分。「这时我才向幺妹露

了个笑脸说：」这话虽然说得干脆利落，可如果你到时候不能承受我的能力，不听从我的话配合好。钱我可只给三

十元，而且你红艳姐的介绍费也包括在里面。「幺妹毫不在乎地扭了一下纤细的腰，撇着红润的小嘴有些藐视我的

说：」只要你鸡巴能力强，我由着你随便来。如果真承受不了，钱就按你说的给。「我自信的说了声：」君子一言，

驷马难追，男人说话，落地生根「后，幺妹抿着两片棱角分明的薄嘴唇，向我表示信任的点头一笑，立刻起身关紧

有暗锁的房间门。从床下取出一个干净的塑料盆，倒了些暖水瓶里的水，搅和着调试了一会儿温度，蹲下就洗起了

下身。等到幺妹洗完站起，用绳子上搭的一条粉红毛巾，伸到裆里擦拭了一阵。重新换水让我也洗一下时，为了不

暴露自己的装备，我捅下裤子只露出屁股，面对有窗户的那面墙蹲下洗了起来。我在洗的同时，就听身后不远处的

幺妹嘲笑说：」哟……！你又没长个皇帝的鸡巴，金贵的还背着我洗，是不是红艳姐为了给我多拉几个客人，自己

好多挣上些介绍费，故意把你吹了那么神以后，你那鸡巴小的实在不敢见人吧？」我气不平地扔了过去几句话说：」

你还是脱了睡衣躺到床上，我的龟小不小你一会儿就会知道，到时你可不要嘴吓大了以后，我可没给你治好的药。

「幺妹听了立刻回答说：」躺好就躺好，只要你真有好鸡巴，我的嘴吓大了不用你管。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，我就

不信你一直蹲在那里会洗到天黑？」我照原样子站起身，拉下幺妹的那条粉红毛巾，一面擦着龟和卵蛋，一面反击

她对我的讥讽话说：」是真佛你自然会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嗑头，我到底有没有真本钱，你等一下就会美得合不上自

己的两张口。假如不相信你眼睛可以盯在上面仔细瞧，比不上西门庆的那个嘛！好像也差不了多少。「幺妹听了这

话刚戏谑了我一句：」你就不怕天下所有的牛，都叫你吹死了好剥皮吃肉「时，我已经将毛巾往绳子上顺手一搭，

转身握着龟根用力向她上下甩了好几下后，马上就听她」噢哟「一声尖叫，紧接着一双妩媚的眼睛吃惊地睁了好圆，

红润光泽的小嘴也张成了一个大o 字。看到幺妹那副瞠目结舌的神色，我心里禁不住地暗暗一乐，随即用手上下甩

动着，由于几天的禁欲，现已红光满面的龟，趾高气扬地走到了床边。

一面在她谔然的滑嫩脸蛋上，促狭地用龟乱敲打，一面得意洋洋地说：」哪怕我这个丑媳妇再丑得没有样子，

你也不该眼睛和嘴张这么大，万一飞进去个苍蝇，下上一大堆蛆了怎么办？」幺妹胀红着俏丽的脸蛋，长出了一大

口气，一把攥住了我的龟，上下捋动着揣摩了几下后，撇着个嘴说：」好家伙！我虽然出门卖身，这么牛屄的鸡巴

倒没碰见过一次，当时叫它唬了一大跳，并不奇怪嘛！不过我还是有些不信，是不是它模样看起来威武雄壮，可真

正耍起来，没有几下就会缴枪呀？」实实在在的东西摆在眼前了，幺妹还对它的真实性，半信半疑的嘴硬。我心底

油然升腾起一股不明火时，张口就说起了大话：」牛皮我虽然吹不起来多少，但如果收拾你的上下两个嘴，倒并不

觉得怎么费事。你既然干这无本有利的好买卖，见过的龟肯定不老少，你先把我的龟和其它男人对比的同时，我看

你下面的嘴长得到底如何？假如适合我那挑剔的胃口，再说怎么让你周到服务的话。「幺妹一听，立刻气急败坏地

辩白道：」你这些烂锤子话，叫我听了心里恼火的很。自己在四川农村老家，只和男朋友耍过十几次，到这里还不

到一个月，见过的鸡巴能有多少？我既然每次要钱比别人多，屄不但长得不一般，而且肯定和别人不一样。你不要

仗着自己鸡巴粗长，前面像个肉头蘑菇了就牛屄。要想看我的屄了就快些，尽说些屁话有啥子用嘛？」我瞥着幺妹

似急非嗔的样子，龟少不了的在她脸上仍然乱敲打，却不屑地也撇着嘴，刻薄话一连串地又丢了出去说：」咦……！

刚才还说我在吹牛，当事实摆在面前后，自己又当起牛皮匠了。幸亏你下面嘴长的不是一瓣，如果是一瓣，你身上

假如再有虱子，它们保险全是双眼皮，也会跟你一起往死里吹牛。唉！如今这水牛过河——角顾角（各顾各）的社

会，反正吹死牛又不犯法。「幺妹听我这么寒碜她，圆圆的大眼睛向我翻了一下，颇为不满地说：」想看就赶快看，

我的屄长得好不好，你耍的时候就会知道。吹牛屄不贴邮票的事，你以为我文化浅不会说？只是我个子比较小，你

的鸡巴头又实在太大，刚开始耍我还是希望你慢一些好。「我鼻孔里只」嗯「一声，随即像泰山压顶一样，扑在了

幺妹赤裸的身上。嗬！别看幺妹这小婊子身体虽然单薄，皮肤却非常滑嫩绵软。我龟在她分开的两腿之间横冲直撞，

双手乱揉着她柔绵的梨状乳房，舌头从挺直的鼻梁上，上下舔了好几遍，最后停留在嘴边，想啜吮一阵她的舌头时，

她两手推开我，嘴里矫情地嗔怪道：」你岁数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像小伙子一样急呀？今天耍就要耍个痛快，你还

是看看我的屄长得究竟啥子样，我啜上一阵你的大鸡巴，还有像小鸡蛋一样的卵泡子后，咱俩再一边耍一边啜舌头

好不好？」我在小个女人那里嫖的那几个货，除了王芳肯啜我的龟和卵蛋外，她们全嫌男人和女人的那地方脏，怎

么说都不愿意亲吻和口交。今天看幺妹这么主动，我当然喜不自胜地」嗯「一声，立即翻身倒趴在了她已出了不少

汗的身上。毕竟自己才陷入欲海不久，嫖的小姐不多，到底是个生涩的黄瓜。可看了几眼幺妹这小婊子两腿之间藏

的货以后，啧……！立刻禁不住地咽了一大口唾沫。幺妹深褐色的阴毛，从阴阜上整齐地排列着一直延伸下来，到

像个鼓鼓肉包子似的大阴唇上面时，只有稀稀拉拉的那么十几根；两片如一半五分硬币大小，边缘如锯齿一般的棕

色小阴唇，尤其顶端那颗似半粒花生米一样的嫣红阴蒂，骚情地从包皮里面完全露出来后，向我闪现着靓丽的晶莹

光芒。几十年来我虽然阅女甚多，除了自己特别喜爱的姑娘，啜舔过她们鲜嫩纯净的屄外，对于出外卖身的小姐，

却从来不屑于这样做，因为我嫌她们被千人骑，万人压过以后，那里肯定很不干净，所以心里始终有一种反感的想

法存在。对于幺妹可就不然，一则从她面貌上看就岁数小；二则听她说没有肏过多少次；再则她刚温水清洗了一阵。

我翻开她左面一片叠压在右面一片上的柔软小阴唇，眼睛对几片小肉片遮挡，像个小喇叭的柔嫩屄口，慎重而又严

格的扫描了一会，闻了闻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气味。当我的龟被幺妹用温热的舌头，来回卷着用力一折腾，自己马

上感到全身一爽的同时，我也张开色狼之口，将她两片皱搐在一起的小阴唇吸进嘴里，轻轻嚼噬了十几下后，牙齿

包围住她完全勃起的阴蒂，一下接一下地啃咬了起来。谁知幺妹的阴蒂特别敏感，我连啃带咬地才一阵工夫，她两

条大腿内侧肌肉一抖颤，一股又热又粘的淫水，像潺潺溪流似的，流淌到我下巴上时，她也从嘴里吐出龟，脸绯红

并大口喘着气说：」老哥哥，想不到你虎老仍然雄心在，鸡巴我不但啜得成了个紫红茄子，耍女人的本事一点儿也

不赖。现在我腮帮子除了感到又酸又困外，屄里面已经痒得骚水直往外流，身上的汗也流了不少，再这样耍下去肯

定受不了。要不，我在地上铺上凉席，在那上面开始耍怎么样？免得在床上，让你大鸡巴把我耍疯了时，床不但『

咯叽、咯叽‘地会响，我舒服了更会忍不住地爱大声哼哼，叫楼下或者别人听到了也不好。「幺妹不提自己身上流

了许多汗倒也罢了，她顺口一提议，我顿时感到忙碌了这一阵工夫后，除了觉得浑身燥热，嘴上一片狼籍，房间里

面特别热以外，额头和胸脯上也挂满了不少细密的汗珠。我从幺妹两腿之间抬起头，顺手抹了一把嘴上的淫水，随

声附和道：」你考虑得确实很周到，这贼天气热得真够呛。到时候肏着一忘乎所以，不要说你舒服得像疯子一样乱

喊怪叫，床如果再『咯叽、咯叽’响，万一叫哪个屄嘴长的人，听到后到派出所告个现行，被他们堵住门光屁股抓

住，我俩谁脸上都不好看。再一个问题是我还没有开始肏，牙齿只不过碰了肉豆豆一会儿，你屄里面怎么就像喷泉

一样，给我洗了个脸啊！假如我再出力气肏得稍微厉害些，你这样一直喷个没完，加上俩个人身上流的那些汗，弄

得凉席上滑唧唧的像在溜冰玩，到底我俩是在肏屄呢还是在相互搓澡？」幺妹立刻」咯……「地边笑边眼睛斜乜着

我说：」老哥哥说话太幽默了，开始看到你那不冷不热的样子以后，我还认为红艳姐为挣介绍费骗了我。谁料想才

一会儿工夫，风趣话连考虑都不考虑，一连串地就丢了出来。现在看来你这个人是个直肠子，就和我们四川人一样，

说话做事都非常实在。如果耍的本事再特别厉害，以后有空多耍我，别的男人我还是原价，你就少上十块算了。「

我一听马上给幺妹砸了个结实铆钉说：」我们男子汉说话如拔牙，你可不要话说过、肏过以后再拉了稀啊！「幺妹

翻了我一眼说：」信不信，耍完就知道，话说再多能顶个锤子。「幺妹说完这话，将床边卷立着的一张凉席拿过来，

利落地摊开铺在地上，用另外一条毛巾，蘸着清水擦拭了几遍，长发用橡皮筋随便一扎后，接着大岔两腿躺在了凉

席上面。此时我当然不是省油的灯，一个饿虎扑食压在幺妹身上，两手抓牢她白皙结实的双腿，往上一推按压在乳

房两旁，硬撅撅的龟朝她腿裆里乱撞了几下，寻觅到一个熟悉的所在后，屁股猛地往前用力一挺，只听」咕唧「一

声脆响，龟立刻陷落在了一个既紧凑又烫热的隧道里面。只听幺妹一声怪叫，一大股热乎乎的尿水喷洒在我小腹上，

屄紧夹住龟不断蠕动了起来时，两手用力往外推搡着、紧蹙眉头抱怨我说：」哟……！我叫你开始耍时慢一些，你

怎么像急猴子一样，除了卵泡连根都捣进去了？看看看！捣得我屄里面像着了火，烧辣辣地特别胀疼倒还罢了，尿

都捣出了一大股。要是叫别的小姐知道我这么不禁耍，丢人现眼的同时，她们的牙都会笑掉几个。「我笑吟吟地一

面享受着幺妹屄里面肌肉，对我龟的持续挤压，一面死皮赖脸地戏谑她说：」你不是说耍就要耍疯吗？我的龟进去

以后还没有舍得再动，你就哭丧着个脸立刻到了旧社会里面，是不是你成了受苦受难的喜儿，我倒成了恶霸地主黄

世仁在强奸你啊？」幺妹听了」扑哧「一笑，屄紧接着猛力一抽搐后，脸色恢复到了原状，连羞带嗔地用小拳头，

在我胸脯上连连捶击着说：」你这个死皮，我反正说不过，毕竟我干这个事时间不长，你的鸡巴太粗太长，鸡巴头

子又大得出奇。一下子全搞进我屄里面去，总是感到不太习惯嘛！「我诡笑着快速收缩了几下肛门，龟自然在幺妹

屄里面有力地跳了几下后，她顿时停止了对我的捶击，双手搂住我脖子，满脸洋溢着惊奇的神色说：」咦！我还以

为只有女人屄里面舒服了会跳，男人射精时才跳那么十几下。谁知你能得不射精也会跳，啧……！现在就是不耍，

我也觉得舒服起来了。老哥哥，虽然你再没有用鸡巴接着耍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屄里面你是不是感到有些特别？」

我停止了肛门的收缩，屁股往后一退又快速一挺地来了几下，这才贼笑着答复幺妹：」其实要舒服还是这样来的快，

那样只不过是隔着裤子挠痒痒，根本解决不了基本（鸡巴）问题。你屄里面和别的女人并没有什么显着特别，还不

是两片肉中间藏一个洞，我只感觉里面跳得比较厉害，时间稍微长些罢了。「幺妹一听，脸上马上挂满了桃花，得

意地向我抛了个媚眼。小蛮腰在我身下使劲扭了几扭说：」老哥哥哟！你花自己的血汗钱耍我不容易，我出外挣个

钱也不容易，今天我俩有缘碰在一起更不容易。你看着我模样长得可以，我又喜欢你的脾气和大鸡巴。

干脆我忍住点，你放开本事了，想怎么耍就怎么耍我。只要你这一次觉得耍得痛快，把我也耍得舒服成一滩稀

泥了不想动，以后有空继续往死里耍我，哪怕耍得我的尿和骚水，在屁股底下和凉席上到处乱流，我也不会怨你耍

得有啥子过分。「我看幺妹已经被奉承得心花怒放，当下趁热打铁地又添了一把火说：」本来掏钱出来玩，就要玩

得痛快才行。今天遇到了你这么一个既能理解我心情，又喜欢叫我随便肏的漂亮姑娘，我真算是找对人了。只是你

名字叫什么，老家在四川哪个地方我不知道，你愿不愿意说一下？」幺妹一听当即就说：」反正你又不会跑到四川

去查户口，我就是说了又怕个啥子。我叫段彩霞，老家在江津农村的一个山沟里，（现属重庆）就是因为穷才出来

打工挣钱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才干起了这个又能享受、钱还挣得比较多的事。老哥哥，你问的话我已经说了，天

气这么热，全身上下尽流汗，你热烘烘的鸡巴，又顶在我屄的最深处，搞得那地方跳啊跳的非常舒服。我俩再不要

摆啥子龙门阵，开始耍起来好不好？」此时的我已经是箭在弦上，到了非发不可的时候。幺妹情趣盎然的刚一说完

话，我马上将她两腿搭在肩膀上面，双手撑在她身旁凉席上，龟像一台开凿隧道的新机器，风驰电掣般地就」咕唧！

咕唧「肏了起来。当我不停歇地肏了几十下后，幺妹像抽了筋的绵羊一样，双手摊开在凉席上乱抖，两腿在我肩膀

上一个劲地哆嗦，汗水流得全身到处都是，屄里面像被电打着似的连续抽搐，牛奶般的粘稠淫水，冒着小碎泡儿直

往外淌。脸像熟透了的红苹果，两眼紧闭，嘴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」嗯……「地呻吟着说：」老哥哥，你今天可

把我耍美了。鸡巴像孙悟空的金箍棒，耍得我就像快要死了一样。哦哟……！屄里面的骚水，由不得自己的直流，

麻酥酥，酸溜溜地特别舒服倒也罢了，怎么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？你假如不停下歇一会儿，再这样耍上十几下，我

可能又要丢人现眼的尿出一大泡尿了，哦哟……！你可真厉害呀！「我本有个穷追猛打的毛病，听到幺妹这么诉说，

脑子里猛然闪过两天前我和陶红艳欢乐，在兴头上被她骚扰了的情景后，立刻产生了恶作剧的念头。虽然幺妹也比

较顺从我，但为了报一箭之仇，我还是鼓足剩余的精力，龟完全抽出她屄外，紧接着再用力一插到底，」呼哧！呼

哧「喘着气。飞快地肏了还没有二十下。只听她」哦哟……「地一声长吟，屄里面猛地一紧又一松，几大股烫热的

阴精，急流一般喷射在我龟上，尿也淅淅沥沥地喷洒出来时，我也禁不住这强烈的刺激，灼热的精液如野马一般，

奔驰到了她欢快抽搐的屄里面。当我像没有完成歼敌任务的阻击手，趴在同样满身是汗的幺妹身上，眼睛相互盯视

着。喘了好一阵后，她用手抹去了脸上的汗，眉毛向上扬了扬说：」我出来到Y 县干这事，想不到和你耍起来，不

但把我舒服成这个样子？你还是第一个能把我耍得骚水和尿一起出来的人。

现在我全身上下又酥又软，屄里面都好像麻木得没啥子感觉了。老哥哥，以后有空了希望你经常来，只要红艳

姐不知道，她的介绍费我都不收你的了。另外我俩耍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是赶快起来用毛巾擦一擦身子，温水洗一洗

我的屄，还有你的鸡巴和卵泡。这凉席已经变成了热席，上面到处糊的那些东西擦干净了收拾好，穿上衣服把门上

暗锁打开，再把门随便关上后，我俩坐在床上摆一摆龙门阵怎么样？」我虽然没有达到企图，神情有些沮丧，但一

想到夜长梦多、只要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、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哲理名言，心里一感到坦然，也就同意了幺妹的合

理化提议，翻身从她肚子上下来，和她一起收拾起了汗水淋漓的脸和身，以及狼籍一片的下身和热烘烘的所谓凉席。

等幺妹里面什么也没有穿戴，身上只套了一件碎蓝花的连衣裙。趿拉着拖鞋提着装了事前和事后，清洗了我俩下身

和凉席的污水塑料桶，走出门倒在走廊尽头的厕所里，回来把关上。洗了一下手后，就半依半靠的躺在了床上。我

坐在幺妹身边，看到她被雨露滋润后，愈发娇嫩的靓丽脸蛋时，色迷迷地就将右手伸进她裙下两腿之间，轻轻揉压

着她的阴蒂头逗趣说：」拉皮条的名字叫陶红艳，你又叫段彩霞，看来名字起得好听，做的事情不见得就光彩。「

幺妹脸上挂满欢悦后的春色，轻轻颠簸着她的腰和屁股，」咯……「地小声笑着调侃我说：」你还不是和我们一样，

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个正经人，实际还不是一个大色鬼吗？尤其耍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啧……！真有

个能把人往死里整的劲头。「我咧嘴一笑后，马上回击幺妹说：」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的脸上也没有刻着他（她）

是『小姐‘或者『嫖客’两个字，只有相互碰在一起了，才能显露出他（她）们的真正本色。现在咱俩是乌鸦落在

黑猪身上，都是一个龟样，分不出谁好谁坏。怎么，你是不是嫌我肏得你太凶，心里有些怕了？」幺妹一听赶忙表

白说：」你说的这是啥子话嘛！我如果嫌你耍得太凶，现在还能叫你摸我的那个地方，要那么些钱？就是因为喜欢

上了你这个人，还有又粗又长的大鸡巴以后，才愿意叫你往够里摸。摸着心里就会想我，想了还会下次再找我使劲

往疯里耍嘛！「正当我和幺妹在床上，这样无所顾忌的打情骂俏相互调笑时，自己一眼瞅见门被推开了一道两指宽

的缝，一只黑亮的大眼睛，向我俩窥探了一下后，门立即又恢复了原状。

完结